

风物 深度

港剧《IT狗》热潮启示：嘲讽“大台”就足够？怎样才能苦笑后走出？

《IT狗》在公共平台上似乎为大家出一口气，但反讽过后，什么才是“大台”的替代品？



《IT狗》剧照。网上图片

特约撰稿人 沈诺基 发自香港 | 2022-02-11

IT狗 ViuTV 港剧

谁又会想到，2022首先跑出的港产电视剧会是一部以创科为主题的情景喜剧？于大结局周，《IT狗》录得

4.8点收视，等于约31万人透过电视收看。虽然比不上 ViuTV 去年日剧改变的《大叔的爱》，但网络反应亦相当热烈。在2月4日大结局直播当晚，香港网络论坛连登上的《IT狗》讨论串一共打穿了六条，录得超过6000条贴文，热潮可见一斑。

当然，《IT狗》援引的用语、迷因和价值观，本就生于类似连登的网络环境，风潮背后想必有主场优势。无论如何，相对破格的笑点，及时的题材，加上香港年轻观众喜爱的艺人加持，《IT狗》证明了港式情景喜剧在“细台”（相对于“大台”TVB）具有发展潜力，而且题材不一定要很主流。

在剧集播出及之后的一段日子，不少网民在社交媒上转载对白截图，甚至有人将剧中虚构的手机程序重现，反应比一般港产电视剧为强。连带效应下，饰演主角叶念信的凌文龙在 Instagram 的追踪者数量亦由约3000人升至21800人以上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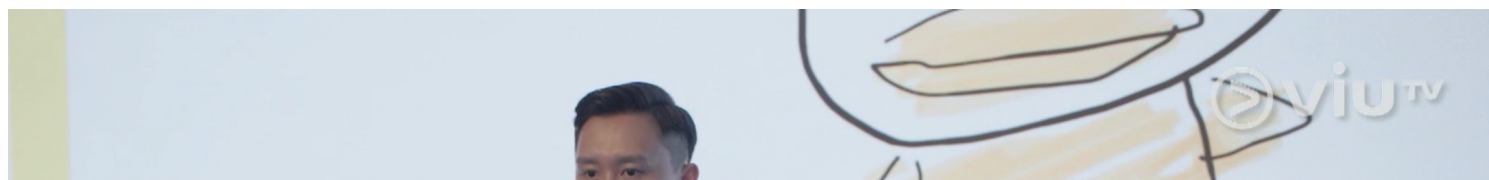
尤其令我在意的是剧中对社会建制的批判，例如嘲讽“大台”娱乐公式化和资本社会下科技入侵生活的问题，这些令人观看《IT狗》时比其他本港情景喜剧多了一重痛快。当现实中观众缺乏渠道发泄这些不满，剧集的情感宣泄作用就更明显。但笔者认为，《IT狗》带出对资本社会和通俗剧的批判并不完整，个中又反映出喜剧和反讽在今天的香港所遭遇的限制。

相对破格的笑点，及时的题材，加上香港年轻观众喜爱的艺人加持，《IT狗》证明了港式情景喜剧在“细台”具有发展潜力，而且题材不一定要很主流。

资本主义：在丧礼上喊“升”

作为一部情景喜剧，《IT狗》成功反映出一个价值虚无、缺乏选择的资本世界。主角叶念信本来是一个有安稳生活的白领“IT狗”，在银行当月薪族，有自己的物业和结婚对象，满足了资本社会对一个中产青年的期望。个性纯真的他，却被下属出卖，接连失去工作和女友，忽然变成双失青年。

失意之际，叶念信出席一场婚礼，期间受到启发，决定创业研发电子礼金平台。为此，他变卖物业换取成立初创企业 PayPayDuck 的资金，离开舒适圈，正式踏上企业家之路。





《IT狗》剧照。网上图片

要是他成为一个口不对心的“世界仔”，就难以再和观众产生共鸣。因此，叶念信就成了一个“两头唔到岸”，在圣人和商人模式两个断面之间切换的角色。

从这一刻开始，叶念信和观众被带入资本社会的后台，重新学会这个世界的运转方式。

在故事初段，满腔热忱的叶念信不时遇上骗子和利用他的人。虽然错不在他，但叶念信身边的人经常批评他过份天真，反而将朋友互相出卖当是稀松平常、理所当然的事。

剧本好像暗示，成长时接受关于美德、品行的教化在资本世界并不通行，只有放弃道德规限去欺诈他人和耍小聪明才有出头天。剧中数个角色也明言，成功人士十之八九也是“吹水友”（只会口说不实干的人），有趣的是，虽然他们都鄙视只会吹嘘自己能耐的人，却不愿放弃吹水。

始终支持叶念信坚守价值的就只有一个在公园和他聊天的“人”，而观众后来也发现这个开解者其实是他的亡母，而两人的对话都是叶念信脑海中的幻想，说穿了就只有他会支持自己。

看著主角慢慢吸收商场世故，内心总是矛盾。作为观众，我固然不会希望叶念信像惊栗片中的角色一样，总是踩入明显的陷阱，但要是他成为一个口不对心的“世界仔”，就难以再和观众产生共鸣。因此，叶念信

就成了一个“两头唔到岸”，在圣人和商人模式两个断面之间切换的角色。

这种价值矛盾，在一场丧礼达到高峰。当主角一行人在为朋友去世感到痛心时，叶念信忽然想起和死敌打赌谁的平台可以收集更多帛金的事。随后际人对著手机上帛金数字喊“升”的画面就如置身于股票行一样，而散景中的遗孀和儿子则静坐在灵堂一角。显然，在资本和科技面前丧礼也可以是一个商机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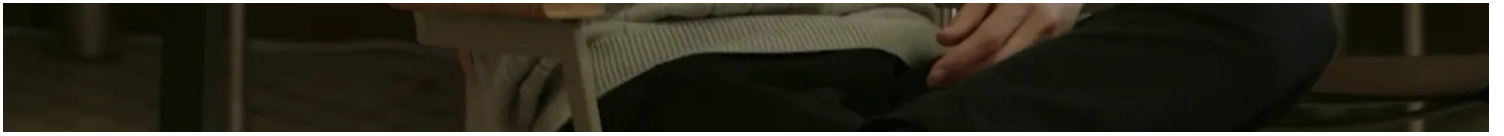
一个伤痛的场域变成商业竞争之地的转换，正如剧中角色有时展现的道德相对主义，容许剧情推进但种下一些未解的价值冲突。为了打圆场，剧本指示角色去正当化他们对成功收集大量帛金的兴奋，指可以帮助死者家属渡过难关，但这解释抹不去我上一刻感受到的认知失调 (cognitive dissonance)，反而显得有点心虚。

嘲笑“大台”，但走不出“大台”影子

剧集其中一个大热元素，调侃TVB式通俗剧一成不变的“大台理论”，亦是这部作品的批判没有走到尽头的例子。

故事中，星之子 Tony 综合大台通俗剧的常用桥段，写出一本统领万物运行法则的《大台理论》。而在其中一集，画面上的事态发展都照著 Tony 的预期推演，在 ViuTV 这个年轻人面向的“细台”上一展“大台”的桥段有多过时、粗制滥造和了无新意。





《IT狗》剧照。网上图片

在拆解这些老桥段和其代表的保守价值的过程中，部分角色身上的自觉 (self-aware) 和自指 (self-reference) 加重了剧集的后现代感，仿佛主角群站到观众那边，以同一角度嘲笑这个日渐褪色的“大台”。

例如有钱生意人必定有个关系不好的女儿，而性格不合的男女终会成为欢喜冤家等，就差了一个“BBQ大团圆结局”。

在拆解这些老桥段和其代表的保守价值的过程中，部分角色身上的自觉 (self-aware) 和自指 (self-reference) 加重了剧集的后现代感，仿佛主角群站到观众那边，以同一角度嘲笑这个日渐褪色的“大台”。虽然是笑得大快人心，但其实《IT狗》并没有完全走出“大台”影子。

例如在剧情涉及道德判断的几个关口，本来利字当头的角色画风一转，忽然道德觉醒，主动化解主角群面对的危机。以欺诈为生的哥哥会想起亲情，不再设法出售 PayPayDuck 身处的共享办公室；抄袭 PayPayDuck 概念，又反告叶念信侵权的人竟会在最后一刻于庭上自白……

这些生硬的转折难免产生违和感，而剧本最终亦没有解决角色面前利益和道德的冲突，每每直接将问题抽走，透过机械降神 (deus ex machina) 推角色和观众进入下一段剧情，留下这些断面。

凡事以钱为基准的现实，要如何走出？

就以上两个题材，《IT狗》明确指出了问题所在，也成功用一种自觉的方式作喜剧处理。但在不同价值拉扯下，剧本没有走到一个完满的收尾，而叶念信的价值观也比一开始更模糊。

比如叶念信多次强调 PayPayDuck 不是一家以利益为先的企业，因为平台的最大目的是去中心化和为客户解决日常生活的烦恼，是利他主义的。但研发平台要钱，打官司要钱，请网络水军带风向要钱，吃饭要钱……而 PayPayDuck 自身的价值也离不开钱。

钱是问题，而在剧中的世界，也是唯一解药。剧情需要时，叶念信可以坚持理念，因为总有机械降神用钱去解决当前问题，但无论如何 PayPayDuck 仍需要金主，剧中没有别的选择。

而从“大台理论”的处理可以看到，《IT狗》的批判停留了在反讽 (irony) 的层面。但因而产生的，大概是一种苦笑，因为观众在屏幕上看到的，就是现实世界：我们没法想像一个大台不是如此守旧的世界，也走不出这个凡事都以金钱为基准的现实。



《IT狗》剧照。网上图片

要真正终结“大台理论”，不能只指出它的流弊，更是要提供替代品。如果满足于反讽的阶段，只会进入一个自指的循环里，不能通往真正的未来。

答案在结局独白里？什么可以代替大台

想起美国作家 David Foster Wallace 曾指，反讽从来都是刺破社会虚伪的利器，但在建构替代品方面，却是“异样的无用” (singularly unuseful)。因为反讽并不能构成真正有血有肉的内容，其本质是虚无的。

而在今天的香港，反讽的作用极有限，因为社会虚伪早就被看穿了，但什么都没改变。连落街买菜也如此困难，遑论要创建一个更好的明天。

或许《IT狗》最大的功能就是在一个公共的平台上，用紧贴群众的语境和世界观，为大家出一口气。

积极一点去想，要真正终结“大台理论”，不能只指出它的流弊，更是要提供替代品。如果满足于反讽的阶段，只会进入一个自指的循环里，不能通往真正的未来。

答案或许就在结局那段牵动观众情绪的独白里面。

当剧中主角叶念信直斥科技龙头藐视用家，企图利用人工智能剥夺他们选择的权利，不难令人联想到近年在这个城市变得何其奢侈。

虽然没有明言，但剧本恰似回应著三年前社会运动期间产生的一些思绪。例如叶念信指，香港环境不利创新，加上大众普遍是功利、贪小便宜的，却仍有一群“不够聪明”又“真正有信念”的人，为了香港未来逆流“艰苦前行”，仿佛是向因理想投身社运，放弃物质的人致敬。

最后剧中科技公司回应大众呼声，煞停一个最终可能控制社会的人工智能项目，或是补完了香港现实中的残缺，给予观众一个机会去想像有转机、凡事并非绝对的世界。

这不是比苦笑更是难能可贵吗？